



張振宇

時間就這樣從指縫間滑去，但老人山卻沒變。頂上的天空仍是一片湛藍，當風吹動一排排雲時，就像大海翻起疊浪，猝然向眉目間襲來，一湧而上。佇足在老人山上的我，看不穿風從那裡來，只知涼意掠過面頰，雲會聚散如浪，浪要起伏如雲，老人山卻悠然不動。

貝澳的東南面便是老人山，十多年來一直與此為鄰。平平穩穩的一座山沒什麼可觀性，一年四季都是山色黛黛，喬木森森，首次見面的人會覺得新鮮，然而相對的日子久了，就會習以為常，不以為然。而且老人山山勢不高，祇有九九四公尺，既無峭奇絕壁、又無嶙峋怪石，這個平凡的小山當然留不住睽睽眾目，亦因如此，登山探望的人不多，山就如老人般靜觀朝槿，可以自得其樂。

山不在高，而在於韻味。「會當凌絕頂」的東嶽泰山，在文人筆下最為顯赫，但其實泰山祇有一五三二公尺高，與三零六四公尺的鳳凰山相比，祇及其麓，與小小的一個老人山相比，也祇是高出半身而已。泰山山不在高，而是引人入勝的磅礴氣勢和不可端倪的巉巖。老人山拔地而起，雖然不高卻佔去了整個芝麻灣半島，三面畔灣，分別是貝澳灣、望東灣和芝麻灣，由於沿線不斷受風浪雕琢，崖岸自高，然後浪花之上，樹木便可安心就居，延緩上山。獨立地看山，不過是一片墨綠，倘若天、海、山一併遊騁，天地的深眸淺壓會若隱，若現，這時候你才羨慕這位老人可以含英咀華，與天地同壽。

老人的智慧在於潛藏，能夠溜光養晦，老人山莫不如是。從窗口望山，除了一片墨綠，真的沒

法猜想原來山裡自有小千世界，也許老人山不願有人打擾，才得以平庸示人，比起要靠千色萬變來自保的蜥蜴，已是高明得多，所以不親歷其中，是絕不能夠體察山色的。從山腳瞻望，樹木就像監獄的鐵欄杆，不但阻隔進出，還把內裡的一片洞天全鎖住了，若要「越獄」犯禁，得從咸田舊村的小路上山，九里香、細葉榕、長葉槭、攬仁樹、黃桐及許多理不清名目的樹，會輪流向我追捕。起初瞥見的一概墨綠，開始有了層次，青翠的、油亮的、沉實的、黛綠的各不相讓，一罩斑斑駁駁的綠瀾天漫地，綠色好像已主宰了一切，幸好不時還有一兩株楓香，葉子橙紅橙紅，燒得花辣辣的模樣。曹希蘊說得好，「紗窗一點自然紅，費盡工夫怎種」，更何況這一山野綠，片葉澄紅。

除了各形各色的樹木，沿途還有雞蛋花，記得小時爺爺說秋閒時，有些村婦會上山採擷將近凋謝的雞蛋花，曬乾後賣給藥材鋪，雞蛋花加上菊花、金銀花、木棉花和南豆花就是五花茶了。現在已沒有人上山採花，畢竟採花既費時又賺不到幾個銀元，而且老人山雖然不高，但山路並不蜿蜒，於是斜坡相對地變得陡峭難行。行山往往要一氣呵成，不過對面老人山的丟難，我不得不把路程一分為二。在山麓稍歇，正好從這裡俯瞰，可以清楚望見山谷的溪澗，無論是春夏滔滔急流，抑或秋冬緩緩昏水，一泓清澈反照出來的靈光，足以為小山點綴出一分仙逸。到了山頂，景觀又截然不同，剛拜別了道人，當下面前的正是一眾山神！舉目瞻望，山勢從南至北開展，大東山較近，然後是鳳凰山，中間山又接丘，丘又接坳，坳又接山，我在地圖上指指點點，才確定眾山位置。我面對大東山的明媚，不禁把兩手括在臉旁叫了

一聲，明媚依然明媚，萬籟也沒回應，祇有山神模仿我聲，餘音在自然中苦苦徘徊，與目光一同留戀山嵐。



人在眾山面前，實在不敢狂妄，而面對浩淼，則更感愴然。老人山對外的是南海，所以老遠總有一兩艘漁船飄泊，有時霧氣漫漫，就更感孤舟茫茫。當然曙色降臨的時候，霧氣會循回黑暗的勢力裡，大海終歸得到解放，回復真我。大自然不朽的美，就在於真，夢和海市蜃樓亦美，但失之於作假。假的，又那可稱美？南海最真摯的是風平浪靜的面貌，尤其在秋冬，天碧雲輕，海面澄明得像美人的眼波，她的眼神溢出那恬靜，那綽約，那自信，那寬廣，那濕潤，那粼粼的光影，與她怔怔相對，默默無語，又那可自己！攝人，也不一定要波瀾壯闊，或者氣勢磅礴，迷人，這個靜海已經足夠。歐陽修在乎山水之間，山水映翠令人心醉，而山海互繞則令人心服。老人山三面受海灣圍堵，海灣的邊陲與山的疆界合成逾規的長線，隨著潮汐漲退，線條會變化，海灣與山都在爭一日之長短。起初以為老人山已被海灣孤立，然而再望遠些，看到南至北的山脈起伏連連，眾山又似要把水圍堵，轉眼間又主客易位了。無論是河流是溪澗或是海灣，山水相隨是百利而無一害的，但可惜遠水近水都不能救山火。立秋前後，祝融便會

從光明宮來到這裡，西風不過把楓葉吹紅吹掉，而祝融真不愧為神，吞炎吐火，祂稍稍一呼，在青山呼出赤龍來，夜中更事無忌憚地狂飆，愈演愈熾，祂再呼，赤龍化煙升天，餘下已是焦木成林。放火並非火神的專利，聽說蠶民在重陽拜山後，會在山墳遠處特意放火燒山，取其旺盛的彩頭，自然災害其實無可厚非，但人為的始終不該，燒山祇是一例，倘若人類恣意妄為，視天地為無物，自然為芻狗，人心尤如臭氧層破洞般被自私侵蝕，儘管女媧有煉石補天之術，也是徒然無策！

天上人間，祇是山脈一線之差，老人山把我推上天空，可惜我伸手仍觸不到雲層，那我祇好靠目光收覽無垠天色。望天，濛濛然泛起微藍，透現了深不見底的岑寂，蒼天之大竟沒有一點可以給我對焦，縱有鷹隼般銳利的雙眼，也難以探視一個確切的距離，浩大的自然充滿著神秘，我看天空祇能見到大概的面貌，而深層的輪廓，或許要問藐姑射山的神人，才可知一二。我曾在老人山的山火瞭望台旁紮營過夜，天色最令人難忘！太陽收拾了金曦西行後，月亮隨即就趕到，許多人以為太陽一去，天會黑齊，然而在此夜幕下，天地並沒有被黑暗所吞噬，反而空中正瀟灑出極淺藍的異彩，映照著絮絮飄雲。月光蕩漾在長夜中，星輝沈澱於黑漆裡，夜，本來就是如此依稀，在心裡卻真摯得叫人眼前一亮。抬頭望天，夜色如歌，一泓清冷的月光隨風吹拂人間，吹拂我心，雖然我看不到廣寒宮和桂樹，可是想及嫦娥面對碧海青天，夜夜孤心，我心中的〈水調歌頭〉不禁脫口而歎。月光與黃鸝鳴聲一同罩住了人們的夢，家家戶戶的燈光如白沙的晶體，點點精瑩幼細，山下百家燈光和以前的漁火閃閃相比，也毫不遜色。

老人山於大嶼南之最，很少人會深入荒蕪。膠水樽、廢紙袋、汽車響鞍、煙蒂的惡臭，這裡一一欠奉。燕子說，她把冬天帶來了嶺南；小溪說，她陪伴春天潛伏在花兒根下；木棉說，她給夏天看看雪景；西風說，她吹起了秋天的紅裙，老人山就這樣子別成一圈，內裡是樸實的世界。與老人同遊自然，我看不到奪目的景物，樹木的表層長滿了醜怪的地衣，溪旁的小石依偎著苔蘚和水草，一群深褐色的串珠環蝶也不艷麗，自然就是這樣子簡單。

在門前遠遠望著老人山，她仍是平凡而自得其樂的樣子，我喜歡西西的話：伊使我抬起頭來，向高處看，向遠處看。我仰望樹，仰望天空，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。我也沒有翅膀，卻與雲一起遠遠望著這平凡的老人山。

評審的話

董 橋：文字老辣，意境古秀，有成為傳統散文典範之潛力。

劉再復：從藝術上說，這一篇是此次稿子中最純熟、最完美的作品，是難得的傑作。

得獎感言

首先十分感謝評審對這篇遊記散文予以肯定，於我的寫作而言是個極大的鼓勵。

這篇散文我並不是一氣呵成的，而是每天寫一、兩段，一星期才完成。我很享受這不徐不疾的創作過程，這的確是一個輕鬆寫意的體驗。

我一直相信童心對於文學創作是十分重要的，有童心可以看許多習以為常的事物都變得新奇。我十分喜歡西西的文章，一個又一個有趣的童話，感覺天真，其實這就是真摯的感情，教我會心微笑。豐子愷說成人的世界因為受到實際的生活和習慣所限，於是狹少而苦悶，孩子們的則例外，年紀愈少，世界愈大。寫作如是，有童心，世界自然愈大。

雖然這篇散文比較少直接地表現童心，但許多角度都是從此出發。「燕子說，她把冬天帶來了嶺南；小溪說，她陪伴春天潛伏在花兒根下；木棉說，她給夏天看看雪景；西風說，她吹起了秋天的紅裙」童心令人妙想天開，簡單而天真，其實我寫這篇散文的目的也很簡單：抬起頭來，向高處看，向遠處看，不單只看自己和身邊的事物，也不單看山，而是看被生活遺忘的世界，簡簡單單地看一看。

